

05  
隐形格子

# 半日光

七落 著

Half Day Brightness

若我逃过半日黑暗，  
请你还我半日光明。



YZL10890123717

这漫长的一生究竟为了什么？为了爱与被爱，还是为了身体与美丽？

90后青春系实力派作家 七落 新作

UTI  
格子



YZL10890123717

新世界出版社  
北京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日光/七落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104-0933-2  
I. ①半… II. ①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3319 号

半日光

出版策划：上海九久读书人  
责任编辑：熊文霞  
特约编辑：李 婷  
装帧设计：lika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http://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8.25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一版 201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0933-2  
定 价：2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二首歌是美妙的歌，事情真坏，王一凡快绝望了快绝望到天边的绝望  
好容易才唱完歌，整晚都睡不着觉，各方面的事都缠着他，他瘦了点，  
事情的残酷，他身中枪伤也快好不了，他连睡觉都睡不好，他很绝望，我不  
觉得他觉得在他们那个时代里，他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他的心比刀子还冷，  
他的心被无数的罪恶和痛苦折磨，好像病了的人一样，这样的人，这样的一生，  
长命百岁也是枉然，他开始胡思乱想，日本军，那些丧心病狂的日本军，

他们对中国人没有半点好意，

## 序幕：致付嘉锦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人唱着歌，歌声随风飘，风儿吹来，歌儿传

“墙”诗一首，诗曰：“墙外行人，但使行人莫停步，前头风景无限好。  
没有体谅，没有怜悯，连羞耻都没有，  
他们筑了一堵墙，这堵墙把世界分成两半，  
他们就在我的四周筑起了巨大的高墙。  
而现在，我绝望地坐在这里。  
我绝望地坐在这里，我绝望地坐在这里，  
脑海里只有一件事情：这个命运撕咬着我的心。

因为外面，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当他们筑起高墙，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  
但我真的没有听到一丁点筑墙者的声息。  
不知不觉中，他们就把我外面的世界隔离。

——[希]卡瓦菲斯《墙》

那是一个星期天，王一凡和付嘉锦到天安门广场散步，付嘉锦会去了哪里。  
许多年之后的一个梦里，我仿佛梦见你出生的地方。  
那是一排低而矮的老旧楼房，隐藏在纺织厂与炼铁厂的无数厂房之后。

阴暗的天空被直直耸起的烟囱划开，于是云痕重重，像是即将要坠落而下的万千离伤。凉而湿的冷风扑面而来，夹杂着浓郁的烟雾，涩且闷的味道挥散不开。光线昏暗，依稀能够看见脚下干裂的土地缝隙中有挣扎而起的杂草，却也是了无生机的枯黄。每户人家的窗门都是紧闭，楼道间晾着终年阴湿的衣服，成群的鸽子从头顶迅疾而过，在玻璃窗上留下转瞬即逝的惨白光影。无尽而又无望的小巷之中，有身影朦胧的男孩独自贴在湿冷的墙角旁，目不转睛地仰望着灰色的天空。

我知道那是儿时的你。骨骼瘦削，微蹙的眉头，性格中却有着惊人的暴戾。原来是在那么小的时候开始，你便注定要成为如此乖戾的人。

这样的场景在我的梦中是这般的真实。而你过往的生活与一切也如同黑白电影的片段在我的梦里忽明忽灭的闪现。破碎的声音，喑哑的悲鸣，一幕一幕的倒转着历历在目。

我在梦里回顾你的令人忧心的童年，心中堆满了凄伤与痛楚。

可我却什么都不能为你做。

我无法改变你我的过去，就像是上帝创造了光，却无法遏止黑暗将它侵蚀一样。只是那些黑暗全部都落在了你的身上，不管你是否愿意，它都粗暴地掠夺了你心中所向往的圣洁与信仰。

而我的梦偏偏总是以你的离去而匆匆结束。

我也总是在惊慌醒来之后便失声呼喊你的名字。即使我已经明白，我不会再看到你坐在床边凝望着深夜的侧脸，那些有你的日子不会再仁慈地归来，远逝的光阴也在你离开的时间中缓慢地沉淀成不堪的荒芜与虚空。

我宁愿重回过去。我宁愿从未与你相识。

即便我无比的清楚，这一切并非你所毁，这一切并非你所错。可终究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鸿沟阻拦在我们之间，仿若一座不可逾越的城池。所以我总是一面拒绝回忆你，又一面深陷在有你的时光中。只是每每你离开我梦中的背影总是令我痛不欲生。你在黑暗的尽头静默地注视着我，面容仍是十七岁时的清秀模样，黑夜的气息落满你的眼角与眉梢，我知道是这残酷的生活使得你的个性越发凉薄。你消瘦的身形裹在无望的黑暗之中，锁骨清晰凸显如同秋末的枯木。

你对我说，莫桥，谢谢你给过我一场温暖的离别。

我在梦中便因此而失声哭泣，我是多么的想要将那些不曾说出口的话讲给你听，我是多么的想要告诉你你曾在我所不知道的地方赐予了我光芒。

然而这些你都不知道。

世间如此空旷但却又拥挤，你已然不在我的身旁。

而如今，我也终于能够明白，你所无法原谅的不是恨或嫉妒，也不会是遗忘与不在乎，而是——背叛与猜疑。这让我想起了《圣经》中所记载的耶稣的死。他被自己的门徒出卖，最爱的弟子在天亮前三次装作不认识他。他曾经救助过的也曾都信服过他的人在十字架下围观看他的热闹，鞭打他、戏弄他，直至他死亡。

因他是神之子，因他必要在死亡与复活之前亲临凡人所不能承受的苦与痛，因他与众不同。

但你并不是神之子，你也不需要承受那些苦难。

你只是我心中会永远善良而美好的少年。无论我们身处的环境是好是

坏，是富贵或贫贱，是健康或疾病，我都将与你相互拥有，彼此珍惜，彼此珍爱。”“我对你好好的，我把你放倒了一点，趁着这时间我问你，直到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可，因为用速度拉的远点，我连多点时间都没有，我必须快点，你先别想，我第一次，我对你许愿，我一定会——但愿有一天，你将听到这些。而我，只是想看你的笑颜。”“我对你好好的，我把你放倒了一点，趁着这时间我问你，直到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可，因为用速度拉的远点，我连多点时间都没有，我必须快点，你先别想，我第一次，我对你许愿，我一定会——但愿有一天，你将听到这些。而我，只是想看你的笑颜。”

“我对你好好的，我把你放倒了一点，趁着这时间我问你，直到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可，因为用速度拉的远点，我连多点时间都没有，我必须快点，你先别想，我第一次，我对你许愿，我一定会——但愿有一天，你将听到这些。而我，只是想看你的笑颜。”

“我对你好好的，我把你放倒了一点，趁着这时间我问你，直到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可，因为用速度拉的远点，我连多点时间都没有，我必须快点，你先别想，我第一次，我对你许愿，我一定会——但愿有一天，你将听到这些。而我，只是想看你的笑颜。”

Emperor's queen to submit his personal demands, 帝后如是：尊小妾

as if I had no power like you and your husband. / 10

With several more days, he said,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my

**序幕：致付嘉锦 / 1**

我将向你讲述我的过去，关于我所犯下的错误，以及我所犯下的错误。

我将向你讲述我的过去，关于我所犯下的错误，以及我所犯下的错误。

**第一章：Gluttony 養養 · Sweet love you, precious, I disdained**

我将向你讲述我的过去，关于我所犯下的错误，以及我所犯下的错误。  
the situation with regard emperors swap. / 2

**第二章：Wrath 憤怒 · Love of justice perverted to revenge and spite,**

what I've done is going to be puzzled over

and studied and followed, forever. / 22

**第三章：Pride 傲慢 · Words can not express true love,**

loyalty behavior is the best explanation. / 51

**第四章：Envy 妒忌 · Maybe God wants us to meet a few**

wrong people before meeting the right one,

so that when we finally meet the person,

we will know how to be grateful. / 84

**第五章：Lust 欲望 · The worst way to miss someone**

is to be sitting right beside

them knowing you can't have them. / 110

**第六章：Greed 贪婪 · Without you? I'd be a soul without a purpose.**

Without you? I'd be an emotion without a heart.

I'm a face without expression, A heart with no beat.

Without you by my side, I'm just a flame without the heat. / 137

第七章:Sloth 懒惰 · Do you understand the feeling of missing someone?

It is just like that you will spend a long hard time to

turn the ice-cold water you have drunk into tears. / 163

【 魔法小书·情绪 】

第八章:Giving 宽容 · If I had a single flower for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you, I could walk forever in my garden. / 204

倘若我对你思念一次就送你一朵花，那我就可以在花园里走一辈子。

最终章:Vigilance 慷慨 · I'll never forget the time we share together. / 231

我将永远记得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刻。

【 魔法小书·情绪 】

我将永远记得你对我做的每一件事。

【 魔法小书·情绪 】

第八章:Giving 宽容 · If I had a single flower for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you, I could walk forever in my garden. / 204

倘若我对你思念一次就送你一朵花，那我就可以在花园里走一辈子。

最终章:Vigilance 慨慨 · I'll never forget the time we share together. / 231

我将永远记得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刻。

【 魔法小书·情绪 】

第八章:Giving 宽容 · If I had a single flower for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you, I could walk forever in my garden. / 204

倘若我对你思念一次就送你一朵花，那我就可以在花园里走一辈子。

最终章:Vigilance 慨慨 · I'll never forget the time we share together. / 231

我将永远记得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刻。

【 魔法小书·情绪 】

第八章:Giving 宽容 · If I had a single flower for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you, I could walk forever in my garden. / 204

倘若我对你思念一次就送你一朵花，那我就可以在花园里走一辈子。

最终章:Vigilance 慨慨 · I'll never forget the time we share together. / 231

我将永远记得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刻。

---

Lizzie Borden took an axe,  
and gave her mother forty whacks.  
When she saw what she had done,  
she gave her father forty-one.

——Lizzie Borden Took An Axe 《Mother Goose》

—Lizzie Borden Took An Axe 《Mother Goose》

[寒]

寒天，即冰糖。冰糖的含水量比白糖少，故其含糖量高，且不易变质。

# 第一章：Gluttony 饕餮 · Sweet love you, precious, I disdained the situation with regard emperors swap.

[零]

“恨灰中燃起了爱火融融，要是不该相识，何必相逢！昨天的仇敌，今日的

情人，这场恋爱怕要种下祸根。”

## 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五场

[一]

晨雾渐渐散去。

天色开始透亮，依稀可以看到云层之后的单薄的阳光。

空旷的街道两旁仅有一家挂着“张记蒸饺”招牌的店铺开始了营业。店面窄小隐蔽，两个冒着袅袅热气的蒸笼面向马路。

雪后的气温在这几天内骤然下降。

枯树枝上满是霜挂。

黑色宝马停到了尽头。楼聿从车子里走下来，将车锁好，立起风衣的领子朝面前的警署大楼走去。临近门口时看到极其显眼的写着“禁止闲杂人员入内”的黄底黑字警示牌，没有闲暇的时间去顾及，楼聿从风衣里怀掏出证件向看守的警察示意，对方即刻起身点头，并迅速地为他按下了电梯。

楼聿客气地道过谢后，乘上电梯，按了“8”楼。

[二]

令人备感压抑的昏暗房间里，戴着白色手套的调查人员已经聚集在一起，并且开始记录现场情况。相机的闪光灯有些晃眼，屋内的沉默气氛着实使人感到窒息。

看到楼聿走进房间，身为组长助理的郑警官随即向他走过去伸出手。

“真是不好意思，楼检察官，这么点小事还要你亲自跑一趟。是组长考虑

到有关公诉的问题，所以只好麻烦你了。”

虽然是组长助理，但是三十三岁的郑警官要比楼聿年长整整十岁。被前辈这么恭维，身为晚辈的楼聿反而觉得不敢承受。

“您太客气了。”楼聿轻握了一下对方的手，短暂笑过，顿了顿后便打开主题，“我听崔组长说，这次似乎是谋杀……”

郑警官微微点头，侧过眼示意楼聿去看躺在房间中央的两具尸体。

两具尸体被蒙在白布下面，分别为一名男性与一名女性。男性死者的身材十分高大，身高大概要有一百八十厘米。而女性死者即便是面色惨白毫无红润，却也能够判断出她生前绝对非常美丽。两名死者的身上均有多处伤痕，并且都导致严重出血。根据法医做出的结论，男性身上的刀伤是七处，女性身上的刀伤不少于十二处。最为致命的要数胸口与脖颈动脉两处。

真是残忍啊。楼聿不禁捂住嘴。

不过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两人在死前似乎并没有与凶手发生争斗，衣服整齐，头发也没有出现撕扯的痕迹，显然是在平静之中便死于凶手的利器之下。

因为太过年轻所以资历尚浅，楼聿疑惑的歪过头蹙起眉，“这怎么可能……”

一旁的郑警官将刚刚做好的记录板递到楼聿的手上，“其实很简单，两名被害人是双双死于家中的，而在死亡现场也就是被害人的家中检测出了瓦斯的味道。虽然凶手在事后将屋内的瓦斯清理得几乎很难令人发现。”

瓦斯是什么。

楼聿一面听着郑警官的解释一面仔细的看着记录板上的内容。

死亡时间……推断是昨天上午九点钟左右。是在家中房间里死亡的，并且房间的门是从里面锁上的，窗户也没有发现被撬开或是损坏的痕迹。

这就奇怪了。

见年轻的检察官恍然出神，郑警官问：“发现哪里不对？”

楼聿急忙回过神，眉头更加紧皱，“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如果房间的门是从里面锁上的，并且窗户也没被动过的话，那么……”  
“想不通是么？”

“……没错。”楼聿有些迟疑。

“最初大家都为此感到毫无头绪，但是，当调查人员找到男性死者身上的身份证件与手机里的电话号码时才明白了一些。如果楼检察官知道了男性死者生前的工作是什么的话，你也就不会太困惑了。”

“工作……？”顿了顿，“是什么？”

“锁匠。他们家经营的是世代相传的店铺——‘朝辉开锁’。”

“您的意思是……”楼聿反应过来，“凶手是会开锁技术的人？”

“那是一定的。”

“如果是这样……”楼聿直视着郑警官不苟言笑的冷静的侧脸，“那么查出凶手是谁岂不是很容易了么？”

“目前只是分析，并没有有力的证据。楼检察官认为呢？”

楼聿沉默半晌，并没有直接回答郑警官的问题，而是另起话题：“既然已经知道男性死者的身份了，女性死者的身份也知道了吗？他们两人是什么关系？”

郑警官有些意外，微蹙一下眉，犹豫的开口：“这个嘛——因为女方身上并没有证件和电话什么的，身份还需要查明。不过我想两人应该不会是夫妻关系。男方有一个儿子，和他的岳丈生活在一起。不过他岳丈年事已高，又卧床不起……”

“那他的儿子呢？”楼聿打断了郑警官的轻描淡写。

“嗯，就在那边。”郑警官扬了扬下巴，朝走廊里示意，“在楼检察官来之前，林警官带他认定尸体，现在要去做笔录。”

楼聿望向走廊，一眼便看见了跟在林警官身后的男孩。

十三四岁的模样，穿着黑色的立领外套。鼻子和嘴，以及下半部分的脸都藏在了灰白条纹的围巾里。瘦而颀长的身影，依稀可以透过衣料辨认出他脊椎骨的轮廓。

透过窗户折射到走廊里的冬天白寥寥的光，勾画出男孩的身形，既像是流动的水泽，又如同是黑色的灵柩。

了无声息。

### [三]

苍白的四面墙，令人窒息的冰冷气息在房间内弥漫。男孩神色黯然地坐在桌子这边，而桌子的对面坐着的则是负责记录口供的林警官。楼聿和郑警官站在屋内的一角，沉默地听着林警官询问男孩的种种问题。

“叫什么名字？”林警官的声音没有多余的情感，回声震荡在苍白的房间中，听上去十分空旷冷漠。

“付嘉锦。”男孩没有任何表情，声音是正值变声期的沙哑，却也是没有任何起伏变化的冰凉。唯一变的是在回答的空隙中，他黑色的刘海随着颤动柔软地延伸下来，覆盖着白皙洁净的额头。

“付嘉……”在这里停顿几秒，“哪个锦？”

“锦瑟的锦。”

“多大了？”

“……十四岁。”

林警官抬头望了一眼男孩阴郁的眼神，微微蹙眉，摇晃着手中的金属表层钢笔继续问道，“你说男性死者是你的父亲，那么女性死者是你的什么人？是你的母亲？”

“她不是我妈妈。”付嘉锦的回答很平静，完全没有那种失去亲人该有的悲伤，更没有同龄人该表现出来的怯懦与不安，反而是很冷静地说道：“我不知道她是谁。”

“你确定从来没有见过她？”林警官显然是怀疑的。

“没有见过。”

林警官做了一次深呼吸，他觉得眼前的孩子有些棘手，那丝毫没有畏惧的语调好像并没有将警察放在眼里。但是他并没有多想，只是认为对方的这种镇静一定是因为失去父亲过度伤心的即将精神崩溃的前兆。

只不过是个小孩子。

哪里会懂得什么要弄心机。

“你们家是专门为人开锁的，并且这种手艺是代代相传，传男不传女……”林警官看着记录本上收集来的资料，余光瞥向付嘉锦，“这么说来的话，你也会这门‘手艺’吧？”

付嘉锦抬起头，没有任何犹豫，“我不会。”

“不可能吧，你可能要说实话，骗叔叔的话可是会有麻烦的。要是……”

付嘉锦打断他：“因为担心我会误入歧途，所以要在我成年之后才会教我怎么开锁。这是外公说的。不相信的话，可以去问我的外公。”

似乎是被男孩的回答堵得无话可说，林警官不悦地锁紧眉头，口气生硬地另起问题：“昨天的这个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外面。”

“没有回过家？”顿了顿后补充道：“一整天？”

“……嗯。”付嘉锦动了动嘴角，只发出了一个冰冷的单字。

“有人能为你证明吗？”  
男孩沉默了片刻，暗寂的光线中看不清他此刻的表情，“当然。”她和我一起来的，现在就在走廊。”

林警官有些吃惊。“可以让她进来吗？”

林警官皱了皱眉，刚要站起身来，一旁沉默已久的楼聿急忙朝他比了手势，示意他去开门就好。对方点头表示明白，楼聿长吁一口气打开了房间的门准备要“证人”进来。

而那一瞬间，看见坐在走廊长椅上的女生，彻底惊呆了。

#### [四]

“这不是楼检察官的妹妹嘛……”

看着走进来的“证人”，在座的林警官与墙角旁的郑警官一时之间都感到十分惊讶。楼聿的表情更是显得有些难看，大概是没想到自己的妹妹会和一起谋杀案有关联，所以不悦的神情很是明显。

郑警官看着刚刚从回来就一直面色铁青的楼聿，“楼检察官”、“楼检察官”地轻声喊了两遍，对方才反应过来。

“嗯？”

“我是说，应该没什么的，看上去像是同学。既然是楼检察官的妹妹来为那孩子作证的话，也就不会有再怀疑那孩子了。”郑警官非常坦诚地说道。

楼聿没说什么，只是不太自然地苦笑一下。

#### [五]

没有在意哥哥此刻的表情是多么的难看，楼南音则是镇静地在同付嘉锦